



（續上期）晚上回家，比我還大一歲的大姐的長女，站在門前在看哥哥釘擺豬公的架子，見我回來，便笑着問：

「小舅舅，明天大拜拜，你們學校放不放假？」

「不放也沒有人去上學的。」哥哥頭也不抬地說。

本來，我想告訴她學校放半天假，哥哥既然搶着接了腔，我只有笑一笑。

「阿祥啊，」媽媽聽到我們在外面的講話聲，便用圍裙擦着手，從屋裡走出來，分付我說：「你快到劉家屠宰場去問問看，我們的豬公排在什麼時候殺。」

我騎上單車，就往屠宰場的路上踩；心想媽媽一定先分付哥哥去，碰了他的釘子，才急等着我回來辦這件事。哥哥也真太不像話了！

走進屠宰場的大門，一股腥氣，便迎面掩了過來。豬公的嘶叫聲，尖銳低昂，有點像海浪的翻騰。在四肢被結實地捆綁起來之後，豬公也只有一張嘴可用來叫罵或討饒。但人們怎麼會去理會它呢？

劉世昆議員正站在一張桌子後面數鈔票，我叫了幾聲，他好像都沒有聽見，只有耐心的等他把錢數完。

在他站的桌子前面，排了許多隻等待宰殺的豬公，忽然牆角傳來一聲要命的尖叫，所有的豬公都跟着嘶喊起來。垂死前的掙扎，終於變成無可奈何的呻吟。我循着尖叫聲望過去，一股血柱從豬公的頸子間噴噴的噴出來，比那個拿着刀，仍在豬頸子裡攪動的，殺豬者嘴裡嚼着的橫郎還要殷紅。

「哎，阿祥，」劉世昆議員，這時已數完了錢，在抬頭招呼我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媽叫我來問，我們的豬公什麼時候可以殺？」

「唔，隨便啦，抬來了沒有？」我搖搖頭。

「回去跟你媽媽講，我馬上派人去抬來。」

四

媽媽端着兩碗飯從廚房裡走出來，飯上堆放的雞肉，好像快要坍方的山路。她一面叫着：「阿祥，你阿兄呢？快來先吃碗飯。」

我看看手表：「才三點鐘嗎，我不餓。」

「不餓也要先吃，」媽媽遞一碗給我：「等一會客人來了，你那有時間吃東西？」

只好從媽手裡接下碗，手抓起一塊將要掉下來的用我雞肉

，塞進口裡。

「阿舅，阿舅！」三姐的小兒子從外面嚷着跑進來：「我爸爸來了。」

我放下飯碗，剛想迎出去，三姐夫已經走進來了；在他的後面，跟着兩個陌生的中年人。

「我來給你們介紹，」三姐夫親切地握着我的手說：「這是王議員，王順清先生，這位是陳主席。」

我一與他們握手：「歡迎，歡迎。」

「這是我最小的內弟，」三姐夫拍拍我的肩膀，玩笑的說：「都當老師了，你們看，還是個孩子呢。」

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」他們附會着說。

媽媽與姐姐們也都從廚房裡跑出來，三姐夫又把客人介紹給她們。

接着，幾個姐夫也都陸續的來了，其他的客人也陸續的來了；媽媽盛給我的一碗飯，也沒有吃成。

「阿吉呢？」大姐夫問我：「怎麼沒看見他？」

「哥哥到廟裡去看豬公比賽去了。」

「你去看過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我答道：「不過聽說，這次最大的豬公，有九百多斤。」

「阿祥啊！」媽媽又在廚房裡叫了，我撇開這面的客人，擠進忙得轉不開身的廚房。你去請劉議員來，」媽媽一面切菜，一面分付我說：「就說阿母請他來吃拜拜。」

「他們家不是也有？」照說，本地人大家都拜拜，是不必再互相請來請去的。

「有什麼？」媽媽的臉色一板：「你三姐夫請的客人，叫他來陪一陪。」

劉議員的家，就在屠宰場的後面。我跑進去，裡面冷清清

的，像一座古代的刑場似的，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感覺。我叫了幾聲，才有一個工人模樣的，從裡屋懶洋洋的走出來，說劉議員正在龍鳳宮。於是我又跳上單車，向龍鳳宮騎去。

「去那裡？阿祥。」一抬頭，見是哥哥，正騎着摩托車。

「到龍鳳宮。」

「豬公已經賽完了，還去幹什麼？」

「媽媽叫我請劉世昆來家吃拜拜。」

「幹——」一句禱話尚未出口，哥哥便「都——」的一聲，催着摩托車跑遠了。

遠遠的，就看見龍鳳宮的廣場上豎立着的五桿旗桿，正招展着五面紅色的三角幡，把陰沉的暮色，拍打得滿臉的黯淡。我加緊踩了幾下車子，轉過彎，廣場上的熱鬧便一步一步的向眼前捲過來。

排豬公的架子，成行成列的，從龍鳳宮的門口，一直排到廣場下的稻田。龍鳳宮對面搭起來的天師壇，已經是燈火輝煌了。耀眼的彩色，把陰沉的天空燒出一片燦爛。

無數的人在豬公的空隙中轉來轉去，豬公的嘴裡，不是嚼着鳳梨，就是咬着桔子，剖開膛的肚子扒在架子上。洗刷過的白淨皮膚，塗滿了稅捐處的化粧。我想，要不是大拜拜，這麼些豬，在正常日子裡，恐怕一年也殺不完。

我推着車子往廟門口去擠，從人頭的鑽動中，發現劉議員正在龍鳳宮的門前。在他旁邊，是一隻像小牛似的豬公挺在那裡。大豬公的身上披着紅布，頭頂的兩耳之間，戴着一頂像當選了什麼公主皇后時的那種皇冠。

五

土坯房子裡，擺了六張大圓桌，客廳裡另擺了兩桌。認識或不認識的客人，推推拉拉地入座了。

六個姐夫和他們帶來的客人，在客廳中擠了一桌，除了給劉世昆議員留下一個位置，連哥哥正好十一個人。

我來回的端菜送湯，真的好久好久沒見到家裡這種熱鬧的場面了。一邊忙着一邊想：等我和小娟結婚時，一定比這次還要熱鬧。

姐夫們這一桌，因為劉議員還沒有來，所以尚未開動。媽媽一再追問我劉議員是不是答應了說來，我不耐煩地肯定了她多次的問話。

媽媽喃喃的說：「既然答應了，那麼他一定會來，再等一等吧。」像說給她自己聽，也像是關照姐夫他們，哥哥早已在煩躁地坐立不安了；只差「三字經」的粗話沒有出口罷了。

「啊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壁上的鐘正敲着七點，劉議員才先聲奪人地嚷嚷着走進來。

我一一的為他介紹完畢，劉議員便打着哈哈坐下：「路上被幾個熟人拉着不放，來遲了，真失禮！」

「那裡，那裡。」哥哥向劉議員亮了亮杯子，故意挖苦的說：「這就叫人怕出名豬怕肥呀。」

劉議員往口中送的杯子在半空停住，面容一斂，但接着把酒一飲而盡，依然換上笑臉說：「哈哈，各位見笑了。」

我在後面扯了哥哥一把。

酒過三巡，桌面上的氣氛就和諧多了；我仍在忙着端菜、送客，以及為新

來的客人安排座位。吃拜拜，本來就是開的流水席，不怕人來的多，就怕沒有人上門，客人愈多，愈是光彩。

我端上一大碗酸菜肚片湯，劉議員慌忙的接過去，一面問我說：「你媽媽呢？」

「正在廚房裡忙著。」

「來，」劉議員端着酒杯站起來：「帶我去敬他一杯。」

「媽——」我扯開喉嚨邊走邊叫：「劉議員來敬你酒了。」

「免啦，免啦！」媽媽高興的在廚房門口出現，臉上有一抹難見的紅暈；想是廚房裡太熱了吧。

「阿嫂，辛苦了。」劉議員笑嘻嘻的走上去：「我敬你。」

「啊，謝謝。」媽媽剛接住劉議員遞過去的杯子，大姐却在廚房裡面叫起來：「媽，緊來呀。」媽媽匆匆的轉回身去。

陪劉議員回到桌上，見滿桌的客人都在前仰後合的大笑，劉議員的臉上，有一抹莫名其妙的尷尬。

「你們在笑什麼？」落座以後，劉議員追問他身邊的大姐夫。

幾個姐夫都臨時強忍住笑，臉上有不便講出來的表情。

「沒什麼，」大姐夫說：「只是一個笑話而已。」

「笑話？」劉議員的表情，這才顯得有些平靜，像是很感興趣似的：「什麼笑話那麼好笑？」

「是說一個議員，過去是殺豬出身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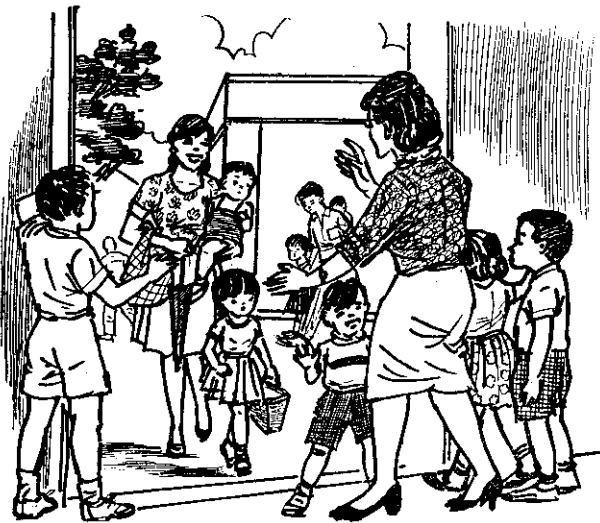
「三姐夫帶來的議員朋友說：『是糟場我們議員的。』」

劉議員的臉色，又是倏然一變。但在這種場合，凡是在政壇上經過磨練的人，都有着他獨到的修養。

劉議員的表情，也在瞬息之間，換上一副無所謂的樣子，他說：

「是那一位老兄講的，既然是影射我劉某人，也應該講出來乾一杯。」

「是我講的」哥



姐姐們都帶着孩子，陸續回家了。

哥筆地站起來，擺出一副抵擋風雨的姿勢，我感覺到有着兩軍對壘的氣氛。
「阿吉！」幾個姐夫同時制止哥哥。劉議員先是一楞，接着臉上又漾出笑容，說：「我想在這裡，阿吉的酒量最大。」
「哈哈——」大姐夫趁勢解圍：「來，大家喝酒，喝酒！」

六

餐桌還沒有收好，幾個外甥就嚷着要到龍鳳宮去看熱鬧，姐姐們約束不了孩子，便嚷着：「好啦，男人和孩子們都走，免得在這裡碍手碍腳。」於是我們大人小孩，一行將近二十幾個，嘻嘻哈哈的向龍鳳宮走去。
沿途道路的兩旁，不是擺地攤的，就是一些乞丐，向過路的人討錢，但却很少有人理會。

哥哥正在和幾個外甥嬉鬧着，好像剛才在席間所造成的緊張氣氛，不是由他而起的。他剛才也的確太過分了。

「哥哥，」想着，我不禁向他走近：「你何必在這種場合，惹得大家不愉快呢？」

「這種人，有機會就該罵罵他。」
「你們倆到底爲了什麼，這樣的不對頭？」

「不是我和他對頭，」哥哥有點醉勳勳的，但臉色却非常凝重的說：「應該說是他和我們，我們全家不對頭。」

「那是爲什麼？」

「爲什麼？爲了……」哥哥停下來，在黑暗中叮視了我好一會，然後歎口氣說：「咳，你還是不要問這些吧！」
「阿兄……」我還想問下去，但哥哥已加快腳步，向前加入姐夫和外甥們的行列裡去了。

五根豎起的旗桿上，已經高懸起五盞燈籠，遠遠的便可以看到那五面紅色的三角幡，在夜風中拍動。

「舅舅，」四姐那個八歲大的男孩子，指着不遠處龍鳳宮上空，那些在夜色中飄動的燈籠和三角幡問：「那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「那是給四面八方的鬼引路的。」哥哥拍拍他的頭說：「這樣，他們才知道我們這裡拜拜。」

「不要聽大舅胡說，」我插嘴道：「大舅在吓你。」
「是真的，」哥哥一本正經的說：「這次拜拜，劉世昆和方國良爲了爭着豎幡，就弄得很不愉快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我將信將疑的問。

「他們說，一支幡，是表示要請三個縣市的孤魂野鬼來吃拜拜，那個宮豎的幡多，就表示那個宮的主事有辦法。」

「荒謬！」我大不以為然的：「多請幾個鬼也算是體面的事？」

（未完・下期續）

防止落果 促進肥大



金雞牌

植物調整劑

愛農

ARON アロン

多一分下藥

多十分收穫

農家法寶

愛農1號

西瓜怕霜由黃轉綠トマト
尻腐病、白粉病、軟腐病
、青枯病、炭疽病蔬菜等
使用愛農1號能增強養權
生根，更有抗病力之奇效

農林廳登記証字第1568號



瓜類白粉病（左圖）



西瓜炭疽病（左圖）



葡萄尻腐病（左圖）

中國唯一植物救星！

柑桔、葡萄、梨仔、棗仔、荔枝等果樹及水稻、蔬菜等植物，每次噴霧稀釋2,000~3,000倍能增強各種抗病力……更加發芽、養根、養權、結實、賦活葉面細胞等特點、幼穉、黃萎病、落花落果、久雨水傷、風災肥傷、回復強壯。

不是誇擴！只靠事實！

小森化學產業會社 提供處方
得力綜合興業化學工廠 榮譽出品

通訊處：台中縣豐原鎮府前街新生巷23~8號
台北聯絡處：台北市民生西路216號
台北市延平北路四段112號

電話2867
電話517570
電話516772